

糕团经营者中竟有不识糯红糕，这并非开玩笑，也非埋汰什么人。那天与创新崇明糕功用的经营者交流新品研发，这个交大机械、外企当高官后来投身家乡崇明创业的首席农夫，就是想象不出糯红糕是什么点心食物。一旁的志愿者一语道破，就是糯米加橘子皮的小糕点。

不知不识糯红糕，也许与厂家嫌利薄不愿意生产，也许怪店商嫌质保麻烦不敢经销有关联，市面上确非处处可见。家家有售，难怪不识者。但是，能在江湖上出笼、出彩、出口的点心小吃，总有它独到的让人心动、心仪、心爱之处，总会有它一席生存空间。

糯红糕也与海派众多点心小吃一样，是生活中的风物图、风俗画、风景线。上海人对糯红糕情有独钟，缘于对传统节气风俗中坚定不移的传承，也缘于对休闲生活的享受。每年的春节，上海不少家庭会像选购奶糖硬糖果一样，

称一点糯红糕，与花生、瓜子等分别摆放在果盘上，作为接待亲眷朋友拜年的小吃食。平时，有的家庭也会备有糯红糕当零食吃。记得老人曾说过，小孩多吃糖果会蛀牙，糯红糕有甜味还可点饥。现在回想，我的牙齿如今还硬朗，也许有糯红糕的功劳。

闲话糯红糕

陈甬沪

糯红糕制作与其他糕点成形不同。有次去外婆家，她说让我们吃点什么好东西，于是看到了糯红糕从湿糯米粉、掺金橘白糖，搓揉和合、蒸熟切割、撒粉滚团整个过程。糯红糕的特别之处，不似其他糕点烹饪前已成形，而是蒸熟、切开并需要另外的粉料帮助分离后才成形。当时特别要挑出橘点镶嵌的来吃，那蒸熟的金橘粒十分香甜冲鼻，那糯米粉裹挟下的糯团不粘牙又有点咬劲，想想外婆的这味道现在真的难觅了。

那年那时，糯红糕还是亲朋好友馈赠的食物之一。同学小燕患急性肾炎，医生嘱不能吃盐，亲戚探望她时送的就有糯红糕。或许糯红糕价格实惠，送去亲朋间蛋糕是迎来送往最普遍的礼品，7分一枚全蛋蛋糕与8分一枚蛋白元蛋糕，两只、四只、六只，没专用包装盒，也拿不出手，买一盒则至少要八角或一元，而一包有棱有角可随意称斤两的糯红糕，花个四五角很有噱相了，由此，糯红糕当年很走红。

前不久，听说家乡有传承多年的糯红糕店，不过非365天生产，时时有供应。五一节有幸一品，果然糯润适口，甜韧有度，橘香阵阵，味道甚佳。只是内行关照再三，糯红糕属于时鲜点心，最佳食用期在三五天内，否则，再好的糯米、再好的做工难

挡糯粉失水快、硬口快特性。当然，加一些食用剂可能会好一些，但他们店不干。在传承中，点心品种上千，风味海纳百样，选料广泛多样，制作越来越简捷，但是要精细、精准、精致、精美、精彩，时间空间上的坚守显得十分重要了。

崇明福糕，因功能创新去年获得第十四届上海旅游商品设计大赛商品类最受市场欢迎奖二等奖殊荣。我们同样期待，首席农夫能从糯红糕中受到启迪，让点心小吃品质剔透如玉、品格玲珑如珍、品格糯香如金。



边看边聊

同样，期待糯红糕在重拾消费认同中，赢得更多新上海人消费认同，让糯红糕与其他点心一样，既是市民不可或缺的小吃，又是市民追求口味多样、精神追求互补性的食物。在市民生活中呈现出：食物喻意的情感性、节庆性、休闲性，让海派点心文化长兴、长傲而长盛。

传统评弹公案书目，主要集中在大书（评话），如《七侠五义》《包公》《彭公案》《江南八大侠》《绿牡丹》《小五义》等，说到小书（弹词），就寥寥无几，仅《十五贯》《神弹子》《十三妹》等几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大红袍》为首席。

《大红袍》最早演出本成形于清同治、光绪年间，说书艺人为赵湘舟，此书与《描金凤》合称“龙凤二书”。赵湘舟、赵鹤卿、赵筱卿祖孙三代擅长“龙凤二书”。后由杨斌奎、杨振言父子合演，上世纪40年代已脍炙人口。

此书讲明代已故兵部尚书邹应龙（著名清官）之子邹彬因家道中落，遭岳父梁栋赖婚，梁栋遣仆火烧邹彬住所，幸得镖客神弹子韩林相救，邹彬住进韩府，韩林之妻轻浮好色，见邹一表人材，便夜往勾引，未成，反诬邹彬调戏于她。韩林乃鲁莽汉子，误会邹彬，幸得江湖义侠杜雀桥在梁上窥见真相，出面作证。韩林杀妻未成，反被诬陷充军。杜雀桥救邹彬心切，夜盗海瑞红袍金印，欲请海公至松江审理邹彬冤案。海瑞为访民情，乔装乡绅，携童儿海洪搭乘私家小船，路遇粮船帮贼诈勒索，海瑞入狱了解冤情，又在街头访案，惩除恶霸。此长篇中以“抛头自首”“怒砸粮船”最为经典。

《大红袍》为当时书场响档书，与评弹名家杨斌奎演活海瑞一角有关。他生于1897年。12岁拜姐夫赵筱卿为师，学《描金凤》《玉夔龙》（即《大红袍》），出道后与师父赵筱卿搭档，后又放过单档。杨斌奎还说过《东周列国志》《太真传》（即《长生殿》）《渔家乐》《四进士》。杨斌奎说书风格不温不火，稳健老到，以说表细腻见长，尤其塑造清官海瑞一角，更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我听他与其子杨振言说《大红袍》，精彩异常，至今回味无穷。他与船艄公周阿四的交谈，平易近人，令人可敬可爱。杨斌奎1947年任上海评弹协会理事，后任会长。他在上海人民评弹团学馆授艺，我听其徒张振华讲，他深受恩师艺术熏陶。

正面人物往往不易演好，但杨斌奎对海瑞这一角色的刻画，把握十分精准。书中讲海瑞生活俭朴，一块腐乳分四角，他自己吃了一角，童儿海贵吃一角，海洪自言吃了二角，海瑞便责问：“四只角都吃了，那么还有中间一块呢？”海洪只得老实回答：“给带掉了。”海瑞两件官服，那件失窃的大红袍已陈旧不堪。他是应天巡抚，却不坐官船，细察民情，为民伸冤，惩除恶霸。据史料记载，海瑞仅用半年时间，就处理了上百件积案，让无数失去田园、流离失所的平民重获土地。他死后身无余物，才会引发当地上千百姓自发为其哭泣祈祷。

由于海瑞的刚直、节俭乃至苛刻，便形成了一位独特清官的高大形象，杨斌奎则以演活“海瑞”闻名于世，其子杨振言也以演活二太爷海洪而引人赞誉。

上海政协国际评弹票房90年代常举办一些评弹票友联谊活动，在国际票房活动中，市政协请一些老评弹艺术家共同出席，笔者几次见到市人逾古稀的杨振言先生，一次与他谈起《大红袍》《西厢记》与《描金凤》，我问他：“您对自己哪一部书说弹唱最为满意？”杨振言莞尔，反问我：“依看呢？”我直言相告：“我最喜欢您演的活海洪。”杨振言一本正经点点头：“你过奖了。”

《大红袍》在传统评弹中以“为民伸冤”见胜，笔者以为此书比传统评弹中儿女情长的书目更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大红袍》演员还有赵稼村、朱耀祥一档，胡国梁、沈玲莉一档。其中张振华、庄凤珠从《大红袍》中以韩林为主角，又加工成《神弹子》长篇书目，很有特色。张振华是杨斌奎的得意门生，既继承师父艺术，又自开“小书大说”之风格，值得另写一章。



笔墨纸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房四宝，笔昂首挺胸排在首位。不过在文化人的眼里，那支“笔”不是铅笔却是毛笔。但是从另一角度探究，中国历史文献里起码在二千年前就有使用铅笔的记载。

中国最早的铅笔

徐鸣

东汉明帝创修的《东观汉记》里曹褒“寝则怀铅笔，行则诵读书”。南朝梁文学家任昉在《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子墓碑表》中有“人蓄油素，家怀铅笔”的描述。汉朝刘歆著、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卷三中刻画汉文学家扬雄也曾“常怀铅提策，从诸史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以为补补轶轩所阙”，意思是扬先生游历四方实地走访，为了及时记录，使用的书写工具便是“铅”和“策”。策与牍类似，为削截树木所得素木片，以供落笔行文。既然策作为纸用来行

录，铅则应当是作为笔用来书写了，即铅书于策。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怀铅”“铅策”等词语逐渐成为读书、治学及校勘书籍的代名词，譬如韩愈的“老懒无斗心，久不事铅策”（《送无本师归范阳》）；骆宾王的“怀铅惭后进，投笔愿前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杨巨源的“芸香能护字，铅策善呈书”（《酬令狐员外直夜书怀见寄》）；宋祁的“铅笔用多毛秃落，鬓髯愁出雪纷垂”（《自讼》）等。后来由于嫌五句、七句还太啰嗦，干脆用成语“怀铅提策”“怀铅握素”来形容勤于写作或校书，简洁明了。那么古人使用的“铅

笔”与现代人使用的“铅笔”究竟是不是一回事？真的不是。我国历史文献里所指的铅笔，乃金属铅为笔芯的笔。有人认为，古代铅锡不分，古人常说的铅就是锡。那么“铅”笔可不就要变成“锡”笔了。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也持同样观点。其实不然。铅的元素符号Pb（拉丁文plumbum、英文lead），原子序数为82，原子量207.2，是原子量最大的非放射性元素；而锡的元素符号Sn（拉丁文stannum、英文tin），原子序数50，原子量118.710。《管子·地学篇》里写道：“黄帝问于伯高，伯高对曰，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山海经·中山经》记载：“龙山，其上多碧，其下多赤锡。”显而易见，古代对铅锡分得很清楚。另，《中国冶



文饭小品



秋山可闻道（帛画）

穆益林

我在贝加尔湖畔迷失，似与苏武有关，与李健无关，虽然他写了网红的歌《贝加尔湖畔》。

环湖列车在贝加尔湖畔悠然滑过，花明水湛。班固在《汉书·苏武传》中说，乃徙北海无人处，杖汉节牧羊，节旄尽落。有此传说吗？我问。导游金娜笑说，《汉书》正史呢，该有的吧！她知道北海即贝加尔湖。

车到贝加尔湖博物馆，我要去印证苏武的节气，至少汉陶汉刀也是佐证。金娜去买渡轮票了，让我们等她。博物馆是座原木结构的小楼，埃文基人在公元前6-5世纪，在此以捕鱼养鹿采集野果为生，树皮窝棚独木舟陷阱，也是近五百年来的遗物了。

正浏览间，我忽然发现团员们不见了，旋风

出馆，广场上仅几个歌者。金娜，你竟如此粗放地把老哥给迷失了。虽然这里春风沉醉，绿草如茵，可惜李健也远在天涯。

他们肯定坐渡轮去了，我奔向码头，一艘渡轮已解缆启航，我拼命挥手，嚎出狼的叫声，迎面而来的是无垠的湖光与峥嵘的白桦林。我没有金娜的微信，也打不通领队和朋友的电话，我幻觉了，西伯利亚的狼似在向我窥视。我也疑似一条孤独的贝加尔湖边的鱼！今晚我宿何处？越千年，苏爷在此十九载是何等英雄！而如今布里亚特原住民在此仅两千，可遥想当年美丽而荒蛮。

还好，虽然接近黄昏，但游客还在，我要找一个会中文的导游

或中国游客，让他们带我回利维杨卡小镇，镇很小，我是找得到宾馆的。

环视码头，不见中国游客，不远处有一间木屋，我拉开木门，大喜过望，竟有一位中国眉眉在刷手机。她听后笑了，给我打了电话，竟也不通。她安慰我说，可能信号不好，你再向车站附近去找找，我总在这里。我冲

出小屋，失望而归，眉眉已在寒风里等我了。她说，要么你跟我走吧，只是晚了，要七点。我真有看到晚霞般的兴奋。我跟着她进了另一间木屋，硕壮高大的小哥听说后，立马要了我的手机，串起他的手机，打开免提，小哥把耳朵贴在手机上呼叫。突然，他跳起来叫着，你快去

虫在我的花坛里繁衍，跟地里的草、停留的鸟一样，从不同东家打招呼。

这两种解释：虫是拦不住的，它喜欢越界；再者，你迁入的植物本属于它，它是尾随而来，寻找失物。



唐超音

来我这儿儿的虫都是老面孔：模样丑陋的放屁虫、爱美的甲虫、戏土的蜈蚣、在嫩枝上欢聚的蚜虫、会隐身的刺毛虫……它们大都三三两两，来来去去，搞些小破坏，所以我从不降罪。我大意了！有一款虫极不厚道，疯狂繁殖，布刺阵，占树为王，连我都蜇。我一时怒起，给树剃了头，一把火烧了枝桠，因为上面布满了了一种叫“雀瓮”的虫窝子。

虫分益害。说益，是因为对人类有用；说害，是因为侵犯人权。只有药师将所有的虫子当成了好东西：蝉能治哑，蝎能祛风……包括刺毛虫的“雀瓮”（茧），小孩惊风，这玩意儿一吃就好。

虫可入膳，我在武夷山见过油炸幼蜂，在腾冲见过烹炒的竹虫，在刘公岛见过上汤沙虫，在南澳见过清煮龙虱……我就吃过冬虫夏草的夏草。

与人类接触最亲密的是蚊虫，几乎无人不被这小东西亲吻过，且还将亲密下去，无法拒绝。在大部分人体内居住过的是蛔虫。伴你同寝的有臭虫、跳蚤和螨虫。汪曾祺先生在《金岳霖先生》里有这么一段描写：“……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我在黑龙江插队落户时天天晚上在油灯下捉内裤里的白虱，逮到一个掐死一个——“嚼”。不知何故，白虱没随我到上海；或许陪我到达上海后即返回了东北。

虫在好莱坞大片里总以攻击一方出现，体大且具有智慧。这只是幻想，惊吓过了头。人类有一样欠妥：记环不记好，比如吃蜂蜜的人并不爱蜂啊。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学会自我安慰，保持自我激励到位，自我有所作为。

当你的辛勤、辛苦、辛劳伴着辛酸最终取得一种良好结果时，请少些心酸而多些心安，请多些心安而心正而心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者，常里外不是人也。

善以为为记，忠以为为祭，传以为为继。

谦和不是软弱的一种代言，而是刚强的一份自信。

美好成为一种传说时，当下你须有新的创造。

你的劳作让你有一种全新的享受，你的悟性使你有一种完美的追求。

听不进别人丁点意见，自己何有点滴进步？

心有念久，事无所废，时无所旧。

没有一种担当，请少来今世游闯。

当你犯错或不妥时，只有真心朋友才当面直说甚至当面直骂，真去撇捺才直见。

七夕会

博物馆门口，有人接你。我奔到博物馆，果然有一个俄罗斯俊彦，举着手机向我冲过来，大声喊，是你吗？是你吗？我定睛才看清我在奥列洪岛的情人山上的照片，阳光崩裂，峭壁连天，湖水明媚，我与海天共享，是金娜用她的手机拍的，传给了俊彦。俊彦大步走向码头，把我交给一位不逊于金娜的美导，目视我上船，马上给金娜打了电话。我在船舷边拼命向他挥手致意，也拼命向小哥眉眉挥手致意！

码头渐行渐远，木屋也消失在暮霭里了。金娜曾说，要把李健的雕像塑在贝加尔湖畔。李健，请你让月光把爱恋洒满湖面吧！

利维杨卡镇出现在视野中的时候，金娜也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了。她站在码头的高坡上，注视着缓缓滑行而来的渡轮，长发飘飘。